

现代汉语词缀的再思考

占勇

(深圳大学文学院, 广东深圳 518060)

摘要: 词缀是汉语词法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词缀概念的接受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确定词缀要综合运用自由、意义、语法、音节等多个标准。与西方语言相比, 汉语还存在着大量的类词缀, 具有自身的特点。要准确揭示现代汉语的构词规律, 必须从汉语的实际出发, 加强类词缀的研究。

关键词: 现代汉语; 词法; 词缀; 类词缀

中图分类号: H109.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3555(2009)03-0066-06

DOI: 10.3875/j.issn.1674-3555.2009.03.013 本文的 PDF 文件可以从 xuebao.wzu.edu.cn 获得

汉语中是否存在“词根+词缀”的附加式构词法以及它的重要性, 人们的看法不尽一致。有人认为, “派生词的构成形式是汉语词汇中最普遍的形态学类型之一, 也是现代汉语构词法中最能产的格式之一”^[1]。更有人断然否认汉语中存在“词缀”, 汉语中根本没有“词根”和“词缀”的区别, “词根”、“词缀”这些术语只适合于屈折语, 不适用于汉语。持此观点有萧天柱^[2]等。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 与词缀相关的很多问题被发现并提了出来, 完全否定者少了。尽管如此, 我们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步, 诸多问题依然存在。很多问题, 例如词缀的概念、词缀的确定标准、词缀的数量等等, 依旧众说纷纭, 缺乏共识。

一、词缀概念的发展

词缀, 又称附加成分, 包括前缀(词头)和后缀(词尾)。合成词主要采用复合法, 词缀数量极少。词缀数量虽少, 构词能力却不弱, 例如姚汉铭在对新时期出现的新词统计分析中, 派生法构造的新词达到了 13.9%^[3]。由此可见, 派生法在现代汉语中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追根溯源, 1919 年薛祥绥就引进了“语根”和“语系”(相当于词缀)的概念, 他是用来分析汉字的结构, 认为“论、伦、纶、轮、沦”有共同词根“仑”, 而“言、人、丝、车、水”等为“语系”, 可见他的“语系”与现在的词缀有着本质的区别^[4]。第一个全面引进“词根、前缀、词尾”等概念并提出第一个加缀法为中心的构词法体系的当属瞿秋白, 他讨论了“子”、“儿”、“的”、“了”等字尾^[5]。词缀这一概念的接受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词头、词尾的概念才被最终确定下来^[6]。由于各家的尺度宽严不一, 词头、词尾的范围各不相同。后来的研究文章层出不穷, 研究也越发深入, 如陆志韦的《汉语构词法》、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等。汉语词缀的特点逐渐被挖掘出来: 词缀都是从实词变来的; 词缀或多或少

收稿日期: 2008-10-29

基金项目: 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基金(XQ0848)

作者简介: 占勇(1972-), 男, 安徽安庆人, 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汉语语言学, 中文信息处理

地保留着实词的意义，并不仅仅表示词性差异或语法意义；汉语中典型的词缀数量很少，绝大多数都是“类词缀”^{[7]49}。但在很多问题上观点分歧依旧。

二、确定词缀的标准

由于对词缀的定义和范围的看法不尽一致，导致词缀的确定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张静率先提出了判别词缀的四条标准：失去原意，成了某种范畴的标志；位置固定；不能用作简称词；不能以简称形式或作为压缩构词词素^[8]。赵元任提出了“意义、频率、列举性、重音”等标准，但频率、重音等标准是不可靠的^[9]。郭良夫认为，从结构上看，词缀是定位的不成词的成分。确定词缀时还必须考虑到意义的虚实，只有意义虚的才是词缀^[10]。总体而言，有这样两种意见：一是坚持标准从严，如朱德熙、杨锡彭等。他们认为真正的词缀应该“跟词根成分只有位置上的关系，没有意义的关系”^[11]，着重强调整定性、意义的虚化性标准^[12]。二是主张标准从宽，如马庆株把“车辆、马匹、纸张、人口”等词中的“辆、匹、张、口”等量词性成分都当作真“词缀”，主张要按语素义项来确定是否定位，词缀的分布特征是定位性。词缀的语义特征是范畴义，不等于它的本义或基本义，而是后起的引申义，相当于后面我们所说的类化义。他把表示简称形成的“-办、-大、-钢、-委、-小、-协、-影、-中”等全部当成词缀^[13]，招致众多批评。我们对各种标准进行了探究，概括为以下几点，并作简要评述：

（一）“自由”和“粘着”标准

最初，西方语言中词缀的概念也是含糊不清的，直到布龙菲尔德提出了“自由”和“粘着”的标准之后，这种混乱状况才得以结束，词缀作为附着的词干上的粘着形式才最终得以确立^[14]。由于“自由”和“粘着”在汉语中区分不明显，这条标准实际效果不佳。吕叔湘详细论证了“自由”和“粘着”的标准没有办法在汉语中贯彻到底^[15]。朱德熙部分地坚持了布氏的观点，他根据是否成句把语素划分成自由语素和粘着语素，把只表示语法意义的定位语素称为词缀。粘着标准总是与构词时位置固定联系在一起，因此，这条标准就内在包含了构词定位性的标准，因为词缀构词时位置总是固定的^[11]。

（二）意义标准

坚持意义标准的人一般都会坚持词缀的词汇意义虚化，只表示一定的语法意义，这种观点比较普遍。但是，问题在于汉语中的词缀多由实词演化而来，很多还带有比较实在的意义，这足以让语法学家们头疼不已。王力把词缀称为“记号”，他认为通过翻译得来的“性、化、度”等“新增记号”（词缀）是真正的词头、词尾，因为它们有较实在的意义^[16]。很显然，他认为词缀具有很实在的意义。马庆株认为：“语义虚化很难用来作为判定词缀的必要条件，相反地倒是意义实在也不妨碍一个语素成为词缀。”^[13]由此可见，意义的标准也不能完全走得通。

（三）语法标准

坚持词缀是词类的标志，代表人物有任学良等。他认为，词头和词尾没有词汇意义，表示一定的语法意义，词头和词尾的主要功能是确定词性，使词干具备某种词的性质^[17]。这种观点显然是受到西方语言的影响。汉语中能改变词性的词缀很少，也不具备一致性，同样不能贯彻到底。

（四）音节标准

郭绍虞认为，词头和词尾是“语缓增字”，是起“搭头作用”^[18]。殷孟伦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是“声余”的定型化^[19]。徐世荣认为部分准词尾、半词尾只是衬字，没有意义，常常凑成

双音节的作用^[20]。音节标准注意到了部分词缀的语音的弱化,例如“子”、“儿”等。但是,这种标准也不具备普遍性,有些词缀语音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不是词缀的反而有可能发生语音的变化。因此,音节标准不能成为判断词缀的有效标准。

(五) 其他标准

赵元任首次提出频率和可列举性的标准^[9]。频率标准强调使用非常频繁,即构词能力很强。可列举性强调的是词缀数量有限。这两条充其量可以算作辅助标准,缺乏具体可操作性。

以上标准都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汉语词缀的性质。若直接用来判定词缀,就会遇到种种问题。它们并不具备可操作性,也得不到一致的认同。确定词缀较复杂,并不是想象的那样简单。实际情况是,对典型的词缀人们的看法基本一致,矛盾的焦点就集中在那些意义尚未完全虚化的构词能力强的语素上。鉴于词缀的划分不易采用一刀切的标准,问题相当复杂,有必要进一步来讨论。

三、词缀和类词缀

(一) 现代汉语的“词缀化”倾向

词缀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词缀多由能单用的自由语素或不能单用的不定位语素转化而来,有不少词缀正处于演进的过程之中。汉语中公认的典型词缀很少,只有“阿、老、第、初、子、儿、头、者”等。汉语中有很多语素,构词能力很强,构词位置相对固定,具有类化作用,表现出“词缀化”倾向。所谓“词缀化”倾向是指作为词根的语素原来的实在意义逐渐虚化,在构词中可能产生某些附加意义并且构词的位置相对定位的倾向。它们还算不上是真正的词缀,它们构词时类推能力很强,能够产生数量较大的词的聚合,成为词族,例如:“准”可以构成“准词、准词缀、准爸爸、准太太、准妈妈、准系统”等词,“星”可以构成“歌星、球星、影星、舞星、巨星、笑星、矮星、丑星、福星、裸星、女星、群星、童星、脱星、武星、新星、泳星”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语言系统内部极强的聚合能力。它们具有强烈的“词缀化”倾向,往往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词族。其自身的意义也会出现类化,在构词上往往有类化作用,能显示词性,如“-化”、“-热”就已成为动词、名词的标志,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词缀的性质。

(二) 类词缀的概念

“准、多、感、热、星”等具有很强的构词能力,构词时位置相对固定,可意义没有完全虚化,不是真正的词缀,只能算类词缀或准词缀^①,吕叔湘率先指出:“有不少语素差不多算是前缀或后缀,然而还是差点儿,只可以称为类前缀或类后缀。类前缀有可,好,……前,代等;类后缀有员,家,……性,化等。说它们作为前缀和后缀还差点儿,还得加个‘类’字,是因为它们在语义上还没有完全虚化,有时候还以词根的面貌出现。”^{[7]40-41}

现代汉语中存在着很多如“机、器、手、族、热、点、线、感、坛、盲、库”等这样的单位,它们和典型的词缀性质非常相似,构词能力很强,非常活跃,一般具有定位性。既可以附加在词根上构成二字词,还可附加于双音词上构造更复杂的词。但它们的意义只是其常用语义的进一步延伸和虚化,和典型的词缀相比,意义并未完全虚化。与只起凑足音节和区别词性的作用的“老鼠”的“老”和“扣子”的“子”作用不同。因此,有人称它们为类词缀。

我们以为,对于词缀认识的分歧恰好说明了语言的复杂性。通常人们受绝对的范畴观影响,

① “准词缀”、“类词缀”的说法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强调它们正处于“自由语素”向“词缀”的进化过程之中,并未真正成为词缀。

总是企求找到一个说一不二的标准，强调非 A 即 B，追求对内的一致性，对外的排他性。语言的发展规律并非全然如此，范畴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存在着很多中间状态。诚如沈家煊所言，“典型的范畴观决定了我们在语法研究中不追求语法规律的绝对性。……但语言规律实际上不存在这样的绝对性。既然语言的范畴是离散的，边界是模糊的，语言成分不是绝对的属于或不属于某个范畴，而是在属于某个范畴的典型性程度上形成一个连续体，语言规律也就不可能是绝对的。只能体现为一种概率或倾向性。”^[21]所以，要追求把它们地分开是非常困难的。关键要看我们怎么处理，要设立什么样的标准。划分词缀是为了研究构词的需要，研究构词方式的不同，预测新词的产生。我们觉得，一方面要坚持从严的标准，把那些典型的词缀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划分类词缀也确有必要，可以更好地发现汉语构词的特点。

（三）类词缀的特点

类词缀具有不同于自由语素和词缀的特征，其突出特点由强到弱可概括成四个方面。前三点体现出类词缀跟词缀相同的一面，后一点体现出它们相异的一面：

1. 具有很强的构词能力

如果一个语素构词能力很弱，用来造词的频率很低，就不能向词缀转化。众所周知，语法化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就是使用频率要高，并且位置固定，时间久了才可能由实义成分变成虚义成分，从自由的变成定位的，形成“实词→虚词→粘着语素”的语法化趋势。类词缀体现了由自由语素向词缀的发展过程，这种语义成分的虚化、弱化是伴随着很高的使用频率出现的。因此，我们确定一个语素是否是类词缀，必须要考虑它的构词能力。王洪君等人对后缀“子”和类词缀“家”的构词能力进行了比较，发现“子”构词虽多（702例），可它已经失去了动态的构词能力，不能构成新词。而“家”虽少（108例），但其构成潜在词的能力非常强，能够随时创造新的单位。“类词缀的能产性比我们设想的还要强许多，……这些类词缀的搭配潜能也是无限的”^[22]。

2. 构词时位置的定位性

自由语素不仅能够作为单纯词而独立运用，而且表现在和其他语素构词时位置的不固定，只要符合语义、语法条件就可以成词。词缀则是不自由的，构词时的位置是固定的。类词缀正处在通往词缀的路上，它渐渐失去了构词位置自由的一面，在构词时，位置趋于固定，从不定位开始变为定位，表现出它不同于自由语素的特点，具有了一般词缀具有的构词定位性的特点。定位性是词缀的重要标志之一。例如，“器”在构词时，越来越多都是出现在其它语素和词语之后。《新词语大词典》中共有含“器”的新词 66 条，全部列举如下^①：

| | |
|---|--------------|
| 钝器 器泳 | （二字词 2 条） |
| 避雷器 变速器 变压器 变阻器 传感器 传声器 存储器 电容器 电阻器 发话器 | |
| 放大器 飞行器 孵化器 服务器 管乐器 航空器 航天器 化油器 激光器 计算器 | |
| 寄存器 加速器 扩胸器 拉力器 离合器 连通器 量角器 浏览器 路由器 泌尿器 | |
| 灭火器 喷火器 喷雾器 起搏器 汽化器 驱动器 热水器 散热器 生殖器 拾音器 | |
| 示波器 受话器 鼠标器 跳跃器 听诊器 微音器 吸尘器 细胞器 弦乐器 显示器 | |
| 消声器 扬声器 雨刮器 运算器 整流器 制动器 助听器 注射器 | （2+1 式 58 条） |
| 核武器 重武器 硬武器 软武器 轻武器 冷兵器 | （1+2 式 6 条） |

① 全部词条均来源于亢世勇，刘海润：新词语大词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可以看出,“器”在构词时出现了明显的倾向性,“器”在前构成的新词仅“器泳”1例,其余都是“器”在后构成的新词,呈现出构词的定位性。其构成二字词的数量很少,而“器”在后构成的三字词竟然达到了58条^①。与之类似,“式、族、家、性、论、型、品、热”等语素都表现出明显的构词位置在后的倾向性。另一部分语素,如“非、半、超、亚、准、次、高”等构词时基本上都是位置在前。说明这些类词缀在构词时位置倾向于固定^②。

3. 功能的类化性

词缀的语法功能通常是固定的,具有使词性类化的功能,往往成为词性的标志。如前缀“阿”、后缀“者、员”等构成的词都是名词。类化性是词缀的一个特点。这一特点也体现在类词缀上,如“户、品、族、热、感、机、盲、坛”,它们都是名词性的语素,构词时就会使整个组合性质发生改变,无论和它组合前的语言单位是什么性质的。在词缀和类词缀中,以名词性为最多,构成的都是名词,其次是区别词性的,用来构成动词或其他词性的词缀或类词缀数量很少。这与它们自身的语义特征和语法功能有关,因为类前缀多是限制说明事物的,类后缀本身大都是从名词演化而来的。

4. 语义的虚化性

类词缀处于词根语素和词缀之间,意义并未完全虚化。与词根相比,其词汇意义已经趋于虚化和弱化,构词时产生了抽象的概括意义,即类化义;与词缀相比,其意义又没有完全虚化。例如“热”,作为实义语素时它是可以表一种能量的名词,还可以是形容词和动词;而作为类词缀的“-热”表示“形成某种潮流”,可以跟在动词、名词或词组的后面,构成“足球热、跳舞热、自学热、超女热、奥运热”等,构成的都是名词,产生一种类化义。类词缀在语义上不比词缀空泛,这就是很多人不把它当作词缀的主要根源。

四、结 语

词缀的研究虽有较大进展,有些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汉语词缀表现出与西方印欧语明显不同的特点。我们认为,应该从汉语的实际出发研究汉语的词缀,特别要注重对类词缀的研究,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 [1] 胡附,文炼. 现代汉语语法探索[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64-65.
- [2] 萧天柱. 谈汉语研究中的“词根说”[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 1984, (1): 34-39.
- [3] 姚汉铭. 论新词语的文化分布、产生途径及成因[J]. 曲靖师专学报, 1990, (4): 45-50.
- [4] 薛祥绥. 中国言语文字详略[J]. 国故月刊, 1919, (4): 1-3.
- [5] 瞿秋白. 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C]// 瞿秋白. 瞿秋白文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683-693.
- [6] 潘文国, 叶步青, 韩洋. 汉语的构词法研究[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64-95.
- [7] 吕叔湘.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49.

① 1+2式三字词“核武器、重武器、硬武器、软武器、轻武器、冷兵器”等不是直接由语素“器”构成的词,而应该视为由“武器”构成的新词,不在统计之列。

② 值得注意的是,“类词缀”构词时虽表现出极强的定位性,但并非所有情况下都是如此,这就表现出它与纯粹“词缀”的区别。

- [8] 张静. 现代汉语的词根和附加成分[C] //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委会. 语言学论丛: 第4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0: 211-214.
- [9] 赵元任. 汉语口语语法[M]. 吕叔湘,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103-105.
- [10] 郭良夫. 现代汉语的前缀和后缀[J]. 中国语文, 1983, (4): 250-256.
- [11]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29.
- [12] 杨锡彭. 汉语语素论[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10-117.
- [13] 马庆株. 现代汉语词缀的性质、范围和分类[C] // 中国语言学会《中国语言学报》编委会. 中国语言学报: 第6期.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101-137.
- [14] 布龙菲尔德. 语言论[M]. 袁家骅,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256-309.
- [15] 吕叔湘. 说“自由”和“粘着” [J]. 中国语文, 1962, (1): 1-6.
- [16] 王力. 中国现代语法[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3: 304.
- [17] 任学良. 汉语造词法[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18-29.
- [18] 郭绍虞. 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C] // 郭绍虞. 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73-111.
- [19] 殷孟伦. 关于汉语复音词构词形式二三例试解[C] // 殷孟伦. 子云乡人类稿. 济南: 齐鲁书社, 1985: 286-299.
- [20] 徐世荣. 双音节词的音量分析[C] // 徐世荣. 语文浅论集稿.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4: 136-154.
- [21] 沈家煊. 不对称和标记论[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9: 16.
- [22] 王洪君, 富丽. 试论现代汉语的类词缀[J]. 语言科学, 2005: (5): 3-17.

Reflection on the Affix in Modern Chinese

ZHAN Yong

(College of Art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China 518060)

Abstract: Affix is a key subject of morphology. The acceptance of the concept of affix has experienced a long process. Many criteria, including freedom, meaning, grammar and syllable, must be used comprehensively in the ascertaining process of affix. Compared with Western languages, in Modern Chinese there are still quite a lot of quasi-affixes, which have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words formation rules in Modern Chinese, the quasi-affix issue must be further studied from the angle of the reality of Modern Chinese.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Morphology; Affix; Quasi-affix

(编辑: 刘慧青)